

霜落，万物静。  
秋虫的鸣叫，也是一种宁静。草丛里、墙角边，那唧唧唧的鸣叫，如露珠一样滴落在心弦上，闪闪烁烁。如今这鸣叫不知何时已悄悄息了，是收于昨夜的那片月光，还是归于今晨的这场细雨？

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”是的，露已成霜，宁静就是真正的纯粹了。

露，是润泽，静中有动，总让人欣欣然，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在世的喜；霜，是杀伐，动终于凝结，便让人端坐，有了出世的寂然。

季节自此，是满。瓜果，都定了形，宁静了。长的，低垂着，直的直，弯的弯，都像是坦然的表白。圆的、扁的，喜就是喜，愁就是愁，不遮不挡。这瓜果，安了味，甜的甜到醇正，苦的苦得彻底，酸也酸得透彻，让人慢慢地吮唇，深深地啜舌。

霜，像盐，也像糖，可甜可咸，也可以是甜和咸的混搭，成诸多滋味，但每一味都是极致，每一味都独一无二。

菊黄蟹肥，说的正是这时候。更早时候，螃蟹内里虚空，不仅肉不肥，味也不鲜不正。菊花傲霜而开，螃蟹膏满入宴，霜降前后吃螃蟹，才会让你满嘴流口水。

霜降，古时候也称杪秋，意思是说秋天到了末尾，是收，色收，味收，形也收。乡村里有谚语：霜降不出葱，越长越要空。

节气，节气，一节一气象。春分定走向，雨水润前程；秋分知结局，霜降显真味。一春一秋，是一年光景的呈现；一春一秋，也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呈现。

正如霜降之后，味满的瓜果才可以醇化，人经了风霜才懂得沉思。记得那时候奶奶常说：“人不到八十八，别笑话别人聋和瞎。”奶奶大概是读过书的，她的很多话总是那么不俗。

奶奶是经过大苦痛的，年纪轻轻，便没了我爷爷，她一个人将五个儿女拖在身后，谋春谋秋。最后又不得不放手孩子们，任他们闯关东，走西口。为此，她哭瞎了眼睛。

八十岁的奶奶，我是见过

的，坐有坐样，站有站样，一身宁静。

父亲每每看不惯我的做派时，总要说：“等有一天，你就知道锅是铁打的啦！”

父亲是奶奶最小的孩子，没像几位伯父和姑姑那样读过书，话语总是那么粗糙。

如今，我已经年近耳顺，也是到了霜落的年纪，渐渐懂得了奶奶和父亲那些话。那些话，真的都是冷冷的霜染的，一句一句如菊。奶奶的话，是床前案头的，似艺菊；父亲的话，是田间地头的，是野菊。但殊途同归，都有着淡淡的香，都有着韧韧的骨。

敬天敬地敬人，是做人；经风经雨经霜，才成人。

霜落，是岁月一个严肃的教程，散去浮泛，有精神，得思想。树，霜落为岁，成松成柏成桧，是古风；成杨成柳成槐，是日常。

我的生日在深深的晚秋，那时，村里最后一堆秕谷都已经分了个干净。就这样，我一来到世间，就亏欠了父母一份口粮。

露，是情商；霜，是智商。这不经露、不经霜的生日，在深秋里干涩着，似乎也就让我情商和智商两两欠缺。再加上又土又拙的乳名，也就木讷，也就独自，每每鲁莽，每每空洞。其实，父母为我取这样一个乳名，是希望我守家守田、日子安稳的意思。但是不承想，在他们的四个孩子中，最小的我却是这样不声不响走南，不言不语闯北。

无落霜，不庄重。

霜落可以看到许多结局和真相。霜心已经少有杂念，苦与酸都可以醇化成美味。胸怀里，都是山静水静，如三秋树挑一轮斜阳或者挂一弯明月。即便是愚拙，也一点一点有了智慧的光亮。但我还是更怀念莽莽撞撞的青春，手掌一展，是大把的方向，错一次，再错一次，还可以分彙，还可以分权。

前天，发现白发更多了，就悄悄去染了。霜落的年纪，我竟还没有霜落的心……



# 霜落

□孔祥秋



## 月光

□于金元

夕阳在西边洒着金子  
鸟儿驮了两翅回巢  
巷子里没有光  
月亮接过一束阳光的接力棒  
慢慢地爬过头顶  
挂在树梢  
照亮  
穿黄金甲的快递人在路上  
身后渐起的夜色

阳台上，一个小姑娘用银笔  
画着月亮和星星  
在她的星空里  
一个人从这颗星飞到那颗星  
身后，也总有  
月光照耀

## 师恩

□孙传芬

讲坛矢志躬耕，  
授理学文亦降鹰。  
音准铿锵沁刻脑，  
德馨智慧塔明灯。  
星月风霜四十载，  
化锦春蚕举世英。  
六秩始诗八百首，  
《槛外诗草》杏坛红。

## 人闲桂花落

□仇士鹏

王维在《鸟鸣涧》中写：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。”我一直好奇，究竟是人闲而感到桂花落，还是桂花落时人会感到片刻的安闲？又或者，二者兼有？

齐白石曾画过一幅《桂花双兔图》。画中，一白一黑两只兔子匍匐着，红宝石般的眼睛露出童真与悠闲。头顶上是一树桂花，桂花叶呈一个个“圭”字，上面堆满了鹅黄的花朵，微微下垂。时而有风盈怀，树枝微斜，暗香遂顺风而下，让兔子的耳朵轻轻颤抖。我猜，齐白石画这幅画时，必然带着一抹安闲的笑意，所以桂花的枝条才能从岁月的留白处伸出来，托起观者的心神摇曳。

除了形与意，在味上，桂花也让人心悅神怡。林清玄曾分享过桂花酱的做法：“把盛开的桂花采下，在玻璃罐中放满半罐，然后把酸梅的肉剥下，撕成片片，放入桂花罐中，最后以蜂蜜倒满罐子，用蜡密封，十天后就可以食用，而且愈陈愈香。”可见，文人墨客对桂花都有别样的爱。究其原因，可能是桂花香最符合中国人的性格特征，平和而婉约，芬芳且不甜腻，悠远而有余韵。也可能是桂花色最符合古人的理想气质，“何须浅碧深红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”，桂花不附庸风雅，而要自行定义世人眼中的风流雅韵。

我也是桂花的拥趸之一。小时候常会抓一把桂花，爬上墙头，一朵朵地捏着，轻轻掷出去。它的花瓣会像竹蜻蜓般迅速旋转起来，让花朵成为一团黄色漩涡，以一种狂热的舞姿落向大地，每一朵都是世界级的跳水冠军。在美中诞生，亦在美中消逝，我能乐此不疲地玩上小半天，尽情欣赏这份短暂的浪漫。

母亲不懂，以为我在浪费时间，把我喊下来，和我一起摇桂花。她的力气小，整个身子都要用力，像和树拔河一般，细小的桂花逃难般纷纷落下。而在我眼中，它们似是攒了太久的雪，终于得了一个降落的机会，便落得毫不留恋，落得迫不及待，落得我从头到脚都清香四溢。母亲蹲在地上，鬓角上挂着星星点点的桂花。如果不是岁月给了她太多狼狈，这应当是一幅完美的美人弄花图。

作家琦君曾在《桂花雨》中回忆摇桂花雨的场景，她在树下大喊：“啊！真像下雨，好香的雨啊。”对我们这代人而言，没有被桂花雨淋过的童年是不完整的，是散发不出迷蒙清香的。

把桂花装进簸箕里，晒干后就能泡茶了。冲出来的茶水泛着温润的琥珀色，在秋天的肠胃里试图唤醒春天。它的香气很柔，软软地敷在舌尖，让说出的话都有着醇厚的质感，使人忍不住地亲近。

曾见过追求格调的人，专程坐在桂花树下喝桂花茶。你分不清茶中漂浮的桂花是撒进去的，还是从树上飘落的。它们在茶水中重新焕发了活力，快活地兜着圈，如戏水的小黄鸭。把桂花含在嘴里，每一次饮茶，茶水裹挟着清香在口中徘徊，以涓涓细流的方式一点点地沁入喉咙，对唇齿而言可谓难得的清福。彼时，上有花枝招展，中有杯含桂韵，下有落英满地，人和花形成了圆融而和谐的统一。纵使身侧车水马龙，人己如身在春山。

不过，相比品茗，生性懒散的我，更喜欢睡觉。在乡下老家最大的桂花树下，铺张席子，仰面而卧。风来时，一两朵桂花落下来，悄悄落入梦中，打着旋儿，渡我前往庄子的无何有之乡，然后在由静至动并愈发狂热的舞蹈中，在须臾和无穷擦肩而过的瞬间，发出千秋的大问。我向往那样的场景：我躺在厚厚的桂花中，被映照得金灿灿的，像是一只小虫，被天地以最高的礼遇送入命途的终点。在我起身时，风在我的脚下不停转动，我逐渐散作纷纷扬扬的桂花，把自己的全部交给一束秋阳般的光芒，许久后才缓缓黯淡。

风起风息，花开花落，人间依旧安好。